



龙门客棧、泥牆黛瓦、武功秘籍、女俠豪傑，“城市集市·江湖”扎營瑞虹天地太陽宮；虹鎮老街、公用電話、簡易乒乓球桌、白兰花阿婆，上世紀90年代的虹口老弄堂在北外灘來福士復刻（見上圖記者 陳夢澤 攝）；石庫門、老弄堂、老式腳踏車、黑白電視機，第一百貨7樓也變身的老上海一角……如今，越來越多的主題街區被搬到了商業中心，以“沉浸式體驗”吸引了各年齡段的人群前來打卡。那麼，主題商業街區緣何異軍突起？未來又如何從網紅變成“長紅”？

和主題樂園一樣，主題商業街區的關鍵詞自然是“主題”。目前這類街區的大部分主題是懷旧。“超級文和友”用几十万件建築旧物与日常物品，再現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老長沙生活場景，開業後成了長沙網紅地標，隨後，廣州和深圳文和友也先後開張。無独有偶，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的“和平菓局”堪稱一座“老北京城”——大青磚、窄胡同、蜂窩煤、小馬扎、綠皮火車、大戲院、照相館……2000平方米的空间還原出鮮活真實的老北京生活。北外灘來福士的“城市集市·里弄”同樣走懷旧路線，打“情懷牌”，人們爭相來這裡感受“老底子”的弄堂市井烟火氣。

另一類主題詞則是“造夢”。“城市集市·江湖”造出了一个金庸筆下的武俠世界，一个闖蕩江湖的少年夢；長春的“這有山”，在紅旗街的購物中心里造了一座山丘小鎮，古風建築群依山而建，書店、咖啡館、雜貨店、汉服體驗店設在其中，給人以世外桃源之感。深圳大仟里的“上河坊”，則搬來相國寺、開封府、鵲橋亭、梨園戲樓以及古風巷道、亭子等，打造了一个北宋風貌的沉浸式主題街區。

綜觀這些主題街區，其實走的是一條商旅文結合的路子。在街區建構過程中，文化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設計者借助多种艺术手段，將商業空間戏剧（影視）化。可以说，商業中心的一层或几层空间直接被打造成了一个奇大无比的戏剧舞台或摄影棚。比如，北外灘來福士的城市集市策劃者特邀話劇《繁花》舞美團隊，按照舞美布景的要求重塑城市集市，在道具選擇上也一丝不苟，他們四处收集了大量老物件，作為現場的陳設。又如北京的“和平菓局”，鳥籠在牆上挂了一排，花



主题商业街区如何从网红变成「长红」

◆ 邵宁

盆和大白菜整齐地放在窗台下，旁边停着一辆二八自行车。时下在舞台演出中经常使用的多媒体投影，也运用到了主题街区的墙面和天花板上。无数细节的叠加，营造出了真实的幻境。人们步入其中，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如同银幕上的光影世界，有的是他们无比熟悉却无法挽留的，有的是他们从未涉足却心所向之的。

在这个万物互联的年代，新一代消费体验升级成为商圈的新机遇。不过，主题商业街区要想一路“长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网红事物往往是昙花一现的，打卡拍照发朋友圈，一次就够了。事实上，艺术最怕的就是复制，哪怕是自己复制自己。文和友在广州就没有获得成功，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基本上复刻了长沙模式，并没有突出广州本身的城市文化和美食特色。同样，石库门、老弄堂、旗袍、黄包车等元素在上海多个商圈遍地开花，葱油饼、生煎包、小馄饨也成为标配……正如一部部老上海影视剧让人生厌一样，只吹怀旧风的主题街区终究也会让人审美疲劳。

在“体验”的概念成为当下生活主流之际，如何让主题商业街区人气不断？首先，还是要注重原创。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也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来源。挖掘当地独有的IP，跨界融合，开发丰富的场景、创造新奇事物、新鲜体验，进而带来话题，集聚人气。

其次，消费美学的塑造尤为重要。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们对“美”的追求永远不变。主题场景的打造，融建筑、园林、室内设计、视觉设计以及舞台美术、历史人文、民俗非遗于一体，都应体现较高的审美追求，不能为了夺人眼球而以“丑为美”。无论整体还是细节都应精雕细琢，才能让游客沉浸其中，为他们带来超越消费本身的乐趣。在这方面，国际知名主题乐园就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最后，还应赋予街区浓厚的人文气质。讲好故事必不可少。选择一个适宜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将其融入场景，用场景强化印象，引发游客的代入感，进而让人共情，使主题街区成为一个有灵魂有魅力的公共空间。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没有“我们”的婚姻，怎么“爆”

◆ 孙佳音

有一部新剧，它的总导演是沈严，他之前的作品包括《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中国式离婚》，导演是刘海波，不仅跟沈严搭档过《辣妈正传》《中国式关系》，还独立执导过口碑相当不俗的公安刑侦剧《三叉戟》。按理说，这两位导演挂帅的新剧，故事从全职妈妈重回职场讲起，聚焦年轻夫妻的矛盾和摩擦，又在沈严和刘海波非常熟悉的上海，实地取景拍摄，再加上白百何、佟大为、蒋欣等一众实力演员，《我们的婚姻》开播快要两周，本该引发热议，火爆荧屏。

但似乎，并没有。网上讨论者寥寥，至今没有开分，一星、两星、三星的差评倒是不少。收视数据自然也不尽如人意，不如同期开播的《相逢时节》，甚至远不及首播结束后在江苏卫视重播

一睡睡了十几集，丝毫没有缓和矛盾解决问题的意图；孩子被绑架，一演好多集，老公不断给妻子信号，但老婆只顾着在宴会上抢客户争资源，几乎完全没有顾及老公的“反常”，这样的夫妻压根就不可能和谐美满地分工合作，过到孩子六岁，过不到这剧开篇，早已经离婚了。

其次，职场部分有点拉胯。生活剧，职场部分稀松、拉胯，是大多数国产剧的通病，《我们的婚姻》也没能幸免。剧中的投行工作，看起来除了办公室地段好，穿着光鲜之外，并不需要太多专业能力的积累，甚至不需要一些职场常识和礼仪。比如，丈夫作为一个被公司老板器重的投资新贵，伴侣到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真的不需要避嫌？比如，离开职场六年，回来干了一个音乐节的宣传，就可以直接看项目选项目了？又比如，老公说要办一张高尔夫球会的会籍卡，拓展人脉，也已经重新投身职场的妻子的反应居然是“工作只要能力强不就好了吗？”；再比如，当目睹丈夫的上司包养小三，正义感爆棚地硬要在一个饭桌上说上一箩筐让对方难堪的话……套用一句网友的评论，“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里，活不过三集”。

再者，编剧在整体故事推进上偷懒。一个可以把一套房子装修修帖，并独自安排搬家事宜的老婆，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准时接送孩子上下学，并且照料好家庭琐事的保姆，任性地雇佣着七点钟要下班回家的阿姨，让家庭生活的矛盾不断堆积……

无须再多举例。其实《我们的婚姻》的出发点是好的，把婚姻里的分工和矛盾，掰开了揉碎了，摆上了台面，犀利的台词更是撕碎了许多人粉饰太平的美梦。但快要20集了，观众还没有感受到白百何饰演的全职太太遭遇真正的生活困境，她只是不断对着老公大叫大嚷，任性又自我，叫人无法共情；观众也没有感受到佟大为饰演的投行精英有设身处地地为对方、为“我们”着想，他所做的，仅仅是一次次解决表面问题，然后任由真正的毒瘤暗自膨胀、恶化。这样的态度，于夫妻双方，是敷衍；于整个剧集，同样也是。没有“我们”的婚姻，自然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婚姻》。



的《人世间》，为何？

首先，婚姻部分有点老套。无论是甘心“全职妈妈”身份，想要重回职场，女性所面临的现实挑战；还是全职奶爸进退两难，想要再拾起个人志向，却不得不为家庭继续付出的尴尬；抑或是甘于在家照顾孩子、老公，却因为家庭话语权微弱，不得不承受老公出轨压力的现实……因为家庭分工所导致的矛盾，是全剧的主要矛盾不假，但似乎这也是全剧的所有矛盾。有人说，“感觉编剧很努力了，搜刮网上各种男女议题里的金句，然后用女主的嘴疯狂输出”，也有人说，“编剧把夫妻都快写成仇人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婚姻》中的婚姻生活是悬浮的，而且还有诸多的不合逻辑之处。夫妻闹矛盾，让老公睡书房，

春风里的“微笑”

◆ 茅亦铭



称“姐妹篇”，然而，前者在中国知名度甚广，后者却鲜有机会在国内上演。

《微笑王国》是近年来石倚洁挑战自我的重要作品之一，在这之前他曾出演过轻歌剧《风流寡妇》，但这两部轻歌剧的角色在音色方面差别很大。《风流寡妇》中角色的音很高，而《微笑王国》苏城王子部分的中低音区的音特别多。对于一位男高音而言，唱高音永远会比在低音区唱容易得多，这就好比顶尖的F1赛车手，要立马转换成一位卡丁车的顶尖车手那样。但石倚洁做到了。在完成唱功方面突破的同时，他更是将苏城王子这一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他看来，这位王子“脸上强忍着微笑，内心却在哭泣，这是外人看不到的，也是全剧的一根主线”。如何把一部轻歌剧中的惆怅、辗转、温婉的元素向观众呈现出来，可以说，石倚洁和上海歌剧院的艺术家们着实铆足了劲。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歌剧中，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石倚洁饰演的苏城王子，与扮演伯爵之女丽莎的上海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宋倩再现跨越文化阻隔的爱情故事，还能看到电影、画鸟、面具、廊桥等巧妙糅合东方风韵的舞台布景，这些细节部分的提升令整部歌剧增色不少，也令舞台上的中国元素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当代多媒体技术应用日渐超越传统舞台布景的情况下，这样的舞台尤为值得称赞。

申城入春，万物复苏，一部特别的歌剧正在上演，这便是让著名男高音石倚洁圆梦“中国王子”的传世歌剧——由上海歌剧院与匈牙利布达佩斯大艺术宫联合制作的雷哈尔歌剧《微笑王国》，时隔三年再次与上海观众见面。

众所周知，三幕轻歌剧《微笑王国》是匈牙利作曲家雷哈尔继《风流寡妇》之后的又一部轻歌剧经典，讲述了维也纳伯爵之女丽莎与中国王子苏城一段未能圆满的异国之恋。采用中国题材，展现中国情调，普契尼的《图兰朵》和雷哈尔的《微笑王国》是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两部歌剧，堪